

高等
师专
教材



外国文学 增订本·下

智量 房文斋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 等 师 专 教 材

外 国 文 学

(增补本·下)

智 量 房文斋 主编

编写者

吴瑞裘 李光超 李明敏

汪介之 陆人豪 房文斋

黄源深 傅加令 熊玉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师专教材

外国文学

(增补本)

智量 房文斋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3 字数: 890 千字

1991 年 6 月第一版

199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700 本

ISBN 7-5617-0538-7/I·044 定价: 9.90 元(套)

目 录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	(1)
荷马：《伊利亚特》(节选)	(1)
荷马：《奥德修记》(节选)	(14)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节选)	(24)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节选)	(34)
佚名：《伊索寓言》(节选)	(48)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节选)	(53)
第二章 意大利文学作品选	(65)
但丁：《神曲》(节选)	(65)
卜伽丘：《十日谈》(节选)	(78)
马利内蒂：《他们来了》	(85)
皮蓝德娄：《六个寻找作者的角色》(节选)	(89)
第三章 法国文学作品选	(99)
莫里哀：《伪君子》(节选)	(99)
雨果：《巴黎圣母院》(节选)	(111)
司汤达：《红与黑》(节选)	(124)
巴尔扎克：《高老头》(节选)	(134)
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	(144)
萨特：《墙》(节选)	(154)
第四章 西班牙文学作品选	(166)

佚名:《小癞子》(节选)	(166)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节选)	(173)
第五章 英国文学作品选	(182)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节选)	(182)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两首)	(198)
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节选)	(201)
拜伦:《唐璜》(节选)	(206)
狄更斯:《双城记》(节选)	(213)
哈代:《还乡》(节选)	(225)
王尔德:《快乐王子》	(233)
乔伊斯:《尤利西斯》(节选)	(244)
第六章 德语文学作品选	(258)
歌德:《浮士德》(节选)	(258)
海涅:《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284)
卡夫卡:《变形记》	(288)
第七章 北欧文学作品选	(317)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317)
易卜生:《玩偶之家》(节选)	(323)
斯特林堡:《朱丽小姐》(节选)	(333)
第八章 东欧文学作品选	(340)
密茨凯维奇:《先人祭》(节选)	(340)
莫里兹:《七个铜板》	(351)
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节选)	(359)
第九章 俄苏文学作品选	(369)
普希金:《致西伯利亚的囚徒》	(369)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节选)	(372)
果戈理:《死魂灵》(节选)	(381)
屠格涅夫:《前夜》(节选)	(390)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节选)	(396)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节选)	(409)
契诃夫:《变色龙》	(425)
高尔基:《春天的旋律》(节选)	(432)
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436)
西蒙诺夫:《等着我吧——献给 B. C.》	(445)
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节选)	(449)

第十章 美国文学作品选

帕特里克·亨利:《丢掉幻想,拿起武器!——在佛 吉尼亚议会上的讲演》	(462)
华盛顿·欧文:《见闻札记·作者自序》	(468)
霍桑:《红字》(节选)	(473)
惠特曼:《草叶集》(节选)	(484)
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节选)	(492)
欧·亨利:《麦琪的礼物》	(501)
艾略特:《空心人》	(510)
海明威:《士兵之家》	(517)

第十一章 拉丁美洲文学作品选

阿斯图里亚斯:《总统先生》(节选)	(528)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节选)	(537)

第十二章 南亚文学作品选

蚁垤:《罗摩衍那》(节选)	(550)
迦梨陀娑:《云使》(节选)	(564)
迦梨陀娑:《沙恭达罗》(节选)	(573)
泰戈尔:《吉檀迦利》(节选)	(582)
泰戈尔:《沉船》(节选)	(588)
普列姆昌德:《戈丹》(节选)	(600)

第十三章 东亚文学作品选

紫式部：《源氏物语》(节选)	(610)
芭蕉：《俳句二首》	(628)
夏目漱石：《我是猫》(节选)	(631)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节选)	(639)
佚名：《春香传》(节选)	(647)
第十四章 西亚文学作品选	(658)
佚名：《圣经·旧约》(节选)	(658)
佚名：《一千零一夜》(节选)	(668)
欧玛尔·海亚姆：《鲁拜集》(节选)	(680)
萨迪：《蔷薇园》(节选)	(687)
台木尔：《沙良总督的姑妈》	(696)
第十五章 黑非洲文学作品选	(708)
桑戈尔：《阴影之歌》(节选)	(708)
第十六章 大洋洲文学作品选	(720)
亨利·劳森：《赶牲畜人的妻子》	(720)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 文学作品选

荷马：伊利亚特(节选)

XXII

赫克托耳之死

那些特洛亚人像一群受惊的鹿似的被追逐进城之后，就都靠
在那些庞大的堆堞上把他们身上的汗擦干，又喝了水解了渴，同时
阿开亚人正侧着他们的盾牌向城墙的方面来进攻。可是命运为了
她自己的恶毒的目的，竟把那赫克托耳留在城外斯开亚门前他原
来立脚的地方了。

这时候，福玻斯·阿波罗对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显出他自己的
原形来。“我的爷，”他说道，“你为什么要追赶我？你是一个凡
人，我是一个不死的神，这是你应该可以知道的，如果你不是心不
在焉的话。你这不是疏忽了你跟特洛亚人打仗的事情了吗？你没
有看见当你迷路到这儿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关到城里去了吗？至
于我，那你永远杀不了，我是不会死的。”

那捷足的阿喀琉斯勃然大怒。他就大骂那射王，称他为最最

恶作剧的神道。“我受你的愚弄了，”他嚷道，“被你诱开城墙来到了这里。要不然的话，所有的特洛亚人都到不得伊利翁已经倒在地上嚼泥土了呢！你救了他们的性命，可夺去了我的大大一场胜利了，这在你本来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因为你是用不着怕受惩罚的，我可恨不得跟你算算这笔账，要是我有这能力的话。”

他不再说什么，就又想起自己的大事业来，向城墙方面直冲而去，那脚步的迅速，行动的轻捷，正如战车比赛中的一匹得胜的马一个窜头奔到终程去一般。老王普里阿摩斯第一个看见他穿过田野向他们直冲而来。当他一路跑着的时候，他胸口上的那一片铜闪耀得如同那颗秋天出现的星，在夜晚的天空里亮过它所有的同伴，就是人们管它叫猎户星座的狗的；不过它虽然是星当中最亮的一颗，可并不是好兆头，事实上是替我们这些穷苦的可怜虫带很多热病来的。那老头儿不由得哼了一声。他又举起双手来打他自己的脑袋。然后他用一种充满着恐怖的声音向他的爱子哀求起来，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在城门前站住了，决心要跟阿喀琉斯斗一斗。

“赫克托耳！”那老头儿向他伸出了两条胳膊哀求苦告的叫唤道。“我求求你，我的亲爱的儿子，不要独自个儿毫无依傍的去跟那个人对敌。你是到他手里去寻求失败和死亡呢。他是比你强得多的，而且他是个残忍的人。要是神们对于这个人——这个夺去我的许多好儿子，把他们杀死了或是带到遥远海岛上去当奴隶卖了的人——也跟我对他这样的不爱他，那么狗和老鹰马上就要来吃他的尸体了，我的心上也就可以撤去一个大石块了。可是就在今天这一天里面，我在那些逃回城里来躲避的部队当中又找不着我那拉俄托公主所生的两个孩子吕卡翁和波吕多洛斯了。如果敌人把他们生擒活捉，我们马上就要拿青铜和黄金去赎他们，那个她有的是，因为那位可敬的老人阿尔忒斯曾经给他女儿一份财产的。但是他们如果已经死了，已经到哈得斯的宫里去了，那么我跟他们那个生身的母亲就又要添上一重悲哀，虽则伊利翁其余的人不会多么长久地悲悼他们——除非是你也加入他们去倒在阿喀琉斯的

手下。所以，你进城来吧，我的孩子，来做特洛亚和特洛亚人的救星吧；不要抛弃你自己的宝贵性命去替那珀琉斯的儿子造成胜利。你也得可怜可怜我，你的苦恼的父亲，他是还能够有感情的。你要想一想父宙斯给我老年留下的可怕命运，想一想我死以前所要见到的种种恐怖的事情：儿子们要遭屠杀，女儿们要被欺辱，她们的卧室要遭抢劫，她们的婴孩要被残忍的敌人摔死在地上，我的儿媳妇们要被糟塌在阿开亚人的手里。最后就要轮到我自己：在锋利的铜枪底下丧命了，而我被什么人的刀枪处死了之后，那些凶猛的狗就要在我自己的大门口把我扯裂成一块块。那一些狗是我在桌子旁边喂养起来、训练起来替我看门的，可是他们见到主人的血就发了疯了，在我门前舔嘴咂舌的舍不得走开了。啊，如果是个青年人，那他战死之后带着伤痕躺在那里是不会显得难看的，因为死亡在他身上找不出难看的东西来暴露。但是一个老年人被杀死之后，又被狗来弄脏了他那灰白的头发，灰白的胡须，和他的隐私部分，那是我们把人间的丑都献到底了。”

普里阿摩斯说完话，就动手去扯他那灰白的头发，把它从脑袋上拔下来，可是他还是不能动摇赫克托耳的决心。这时候，他的母亲接着来开始哀号哭泣了。她一只手拉开了她的衣服，还有一只手托出她的一个奶子来，满脸流泪的向他求告。“赫克托耳，我的孩子，”她哭道，“你得顾念着这个，可怜可怜我。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数把这奶子给了你，拿它的奶汁安慰你的呢！你得记着那一些日子，亲爱的孩子。你在城墙里边对付敌人吧，不要出去跟那个人去单独决斗去。他是一个野蛮人，要是他把你杀了，你再想我还能把你放在灵床上头来哭你这个亲孩子，宝贝孩子；你那妆奁丰富的妻子也不能哭你；你要远远的离开我们，在阿耳戈斯人的船舶旁边让那些敏捷的狗去吃掉。”

这样的，他们挂着眼泪求告他们的亲爱的儿子。可是他们对赫克托耳的一切哀求苦告都是白费了，他还是钉牢在那个地方，让那可怖的阿喀琉斯走近去。比如山里头的一条蛇，吃了毒草吃疯

了,让一个人走上他所蟠据的洞窟去,只是眼睛里带着一种阴惨惨的光芒看着他,当时那赫克托耳也就像这样,把他那面闪亮的盾牌支在城墙的外堡上,牢牢的站在那里,一点儿没有退缩的意思。但是他心里也到底有些虚怯,因而叹了口气跟他自己那个不可制服的灵魂商量起来。他想到:“要是我退进城墙里面去,那波吕达马斯就第一个要来责备我,说在那伟大的阿喀琉斯重新出现的那最后一天晚上,我不该不听他的忠告下命令收兵回城,其实我的确是应该那么做的。现在已因我自己的执拗把军队牺牲了,我没有面目回去见我的国人和那些拖着长裙的特洛亚女士们了。我要是听见某一个平民在那里说:‘赫克托耳信任他自己右边的臂膀,却丧失了一个军队了。’那是我受不了的。可是这样的话是一定要有的呀,到那时候我就要觉得远不如在这里抵敌阿喀琉斯的好了,或者是我杀了他,活着回家去,或者是我自己在特洛亚城前面光荣地战死。当然,我也可以放下我这突肚的盾牌和沉重的头盔,把我的枪倚在城墙上,由我自作主张去向阿喀琉斯王子提出讲和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他,把海伦和她所有的财产,乃至当初帕里斯种下这次战争的祸根时在他那些楼船里载回特洛亚来的一切东西,悉数都交还那两位阿特柔斯之子。此外,我还可以承担把我们所有的其余财物都跟敌人均分,然后再去劝告我的国内人,要他们都到大会上宣誓,什么东西都不敢隐匿,情愿把我们这个可爱城市的一切动产拿出来各半均分。可是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条路上去呢?我有各种的理由应该恐惧,如果我走近了阿喀琉斯,他将不会可怜我,也不会顾念我的身分,却要把我像个赤裸裸的、没有武装的女人一般立刻杀死的。不行啊;在这一刻儿,阿喀琉斯同我是不见得会像一对幽期密约的爱人了,不见得会像一男一女碰在一起喁喁情话的了。不如不要再浪费时间,就跟他扭起来吧。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俄林波斯的神到底要把胜利交给哪一个。”

赫克托耳站在那里全神贯注的作这内心的辩论,阿喀琉斯就向他走近来了,戴着他那闪亮的头盔,像个战神的模样,雄赳赳的

准备着战斗。在他的右边肩膀上，他摆荡着那支可怕的珀利翁山桦木杆的枪，他身上的铜装闪耀得像一片烈火，或是刚刚上升的太阳。赫克托耳抬起头来一眼看见他，就开始簌簌发抖。他没有勇气再站下去了；他就离开了城门，惶恐万状的逃开去。可是那珀琉斯的儿子凭他的脚力快，一个闪电似的就追上去了。轻得像羽族当中最最快的山鹰打个回旋去追一只胆小的鸽子，一路尖叫着紧紧跟随，偶尔还突然来一个猛扑，那阿喀琉斯也就这样前去紧紧追赶的；那赫克托耳呢，也正像一只鸽子飞在她的敌人的前头，绕着特洛亚的城墙脚下在阿喀琉斯前面用尽他的脚力在逃跑。他们跑过了了望台和那迎风摇曳的无花果树，就离开了城墙一段路，沿着那车道跑了，这样就跑到了那两道可爱的泉水，就是那条斯卡曼得洛斯汹涌河流发源的地方。那两道泉水当中，有一道的水是热的，蒸汽从那里面升上来，浮在上头好像烈火上的烟。还有那一道泉水，就连夏天涌上来的时候也冷得像是雹子，或者像是雪，或者像是水结成的冰。紧靠着两道泉水，竖着一些广阔而美丽的石槽，在阿开亚人没有到来的太平日子里，特洛亚人的妻子们和可爱的女儿们一向都在里边洗她们那种有光泽的衣服的。就打这地方，经过了那一场追逐；前面逃的是赫克托耳，后面追的是阿喀琉斯——逃的人固然英勇，追的人可比他还强得多。那种步子是像疯狂一般的。这并不是一场平常的赛跑，并不是拿一头献祭的牲口或是一面皮革的盾牌来做奖品的。他们是在争夺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的性命呢，为了这个他们都撒开飞腿在普里阿摩斯那个城市的周围绕了三匝，正如在替一个战士举行葬仪的竞技场上，两匹赛跑的壮马为着那一个三脚鼎或是一个女人的辉煌奖品绕着那个场子拚命的飞跑一般。

所有的神都在看他们，默默的，后来那人与神之父方纔叹了一口气向着其他的神说道：“我的心里有一块温暖的地方给予现在在我眼前绕着特洛亚的城墙被追逐的这个人。我替赫克托耳伤心。他在那伊得山的崎岖山顶以及特洛亚的高堡垒上头，都曾拿许多

头牛的大腿来孝敬过我。可是现在那伟大的阿喀琉斯正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周围拚命追逐他。你们想一想，神们，帮助我决定一下，我们去救他的性命呢，或者是就在今天让一个好人去倒在那珀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手下。”

“父啊！”闪眼的雅典娜嚷道。“你在说什么话呀？难道你，明亮的闪电和黑云之神，打算赦免一个早已判定死刑的凡人的死的痛苦吗？你喜欢这样你就这样做，可是不要想望我们其余的神来赞成你。”

“你放心，特里同的女神，我的亲爱的孩子，”那行云之神宙斯说道。“我并不是真的存心要保全他。你可以信赖我对于你的好意。你看怎样适当就怎样办吧，而且立刻就行动起来。”那雅典娜本来就心痒巴巴的想要干她的一角，现在得到宙斯的鼓励，就从俄林波斯峰顶飞了下去了。

这时候，捷足的阿喀琉斯继续对赫克托耳作无情的追逐。比如一头猎犬已经把一只小鹿从它山间的窝里赶了动身，就一直追赶着它，通过了草莽和空谷，即使它到丛林里去藏躲起来，他也要跑上前去，嗅出它的踪迹，找到他的猎物，当时那捷足的阿喀琉斯也正像这样，无论赫克托耳使什么诡计，也不能把他摆脱。不止一次的，赫克托耳想要向达耳达尼亚的城门那边冲过去，希望他挨着那高城墙的脚下走时，城头上的弓箭手会把他的追逐者射开，因而可以保性命，谁知阿喀琉斯一径都占着那条靠城墙的路，赫克托耳每次想要靠过来，他都把他挡回空旷的一边去。然而他始终都追不着赫克托耳，正如赫克托耳始终都摆脱不了他一般。这就像是一个梦魇里的一场追逐，无论追逐的人和被追逐的人都动不得手脚。

你也许要问，死神陡然紧紧跟在赫克托耳的后边，他又怎么能逃避的呢？他之所以能逃避，只是靠阿波罗的最后的干涉，因为那一位神最后一次到他身边来，重新振作起他的力气，给与他迅速的脚力。而且，阿喀琉斯又曾经用他的头部动作向他的部下发过信号，不许他们向他的猎物放箭，因为他怕有人要着先鞭，一箭把赫

克托耳射中了，抢过那个荣誉去。但是，等到他们第四次到达那泉水的时候，天父就把他的金天秤拿出来，在两个秤盘上都放上死刑的判决，一盘给阿喀琉斯，一盘给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然后他拿住秤杆的中心把它擎起来。那支秤杆向赫克托耳的方面倾倒下去，表示他被判定了死刑。他是一个死人了。福玻斯·阿波罗就丢开了他，同时闪眼女神雅典娜也到阿喀琉斯的身边去说要紧话。“显赫的阿喀琉斯，宙斯的宠子，”她说道，“咱们的机会已经到来，可以让阿开亚的军队带一个光荣的胜利回船去了。赫克托耳是要一直打到死为止的，可是你我就要去把他杀掉。现在他是无可逃遁了，无论那射王阿波罗怎样出力，怎样趴到他父亲戴法宝的宙斯的脚下。现在你且站住了歇歇气儿，我到赫克托耳那里去劝他来跟你战斗。”

阿喀琉斯觉得很高兴，就照她的话做了。他拄着他的铜头枪站在那儿，雅典娜为着她的目的借用得伊福玻斯的相貌和不倦的声音，从他身边走到赫克托耳那儿去向他打招呼。“我的亲爱的兄弟，”她对赫克托耳说道，“那捷足的阿喀琉斯那么快的绕着城圈子追赶你，一定把你累乏了。咱们站下来，就在这儿一起跟他对敌吧。”

“得伊福玻斯，”那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说道，“在赫卡柏和普里阿摩斯给我的所有兄弟们当中，我一径都是最最爱你的。可是从今以后我要更加觉得你好了，因为其余的人都躲在城里不出来，只有你见我有难敢从城里出来帮助我。”

“亲爱的兄弟，”闪眼的雅典娜说道，“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咱们的父王和母后曾经轮流着劝告我，哀求我，要我呆在城里不出来。我的部下也在那里，也这样的劝告我——他们大家都怕阿喀琉斯怕得那个样儿的。可是我替你急坏了呢。现在咱们放开胆去向他攻击，咱们枪下不可以容情。咱们马上就可以见分晓，到底是阿喀琉斯杀了咱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血污铠甲回楼船去呢，还是他自己被你的枪所征服。”雅典娜的巧计成功了，她就引导他走上前去。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彼此遭遇了。

那个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第一个说话：“我的阿喀琉斯爷，我已经绕着这普里阿摩斯的伟大城市被你追了三匝了，没敢停下来让你近身。可是现在我不再逃跑了。我已经下了决心跟你个对个的打，或是杀了你，或是被你杀。可是咱们先来谈一谈条件，你叫你的神作证，我叫我的神作证——没有哪一种契约能有比这再好的担保人。如果宙斯让我活下去，我把你杀了，那我保证决不在你的身体上头施行习惯所不批准的暴行。我所要做的，阿喀琉斯，就只从你身上把你那套辉煌的铠甲剥下来。然后我就把你的尸体交给阿开亚人去。你对于我也愿意这样做吗？”

那捷足的阿喀琉斯恶狠狠的对他看了一眼回答道：“赫克托耳，你一定是发疯了，还要来跟我订条约呢。狮子不跟人来讲条件，狼也不跟绵羊分庭抗礼的——他们始终是仇敌。你和我也是这样。友谊在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到我们倒下一个来，拿他的血去让那顽强的战神吃个饱，也决不会有任何方式的休战。所以，鼓起你所能够有的任何勇气来吧。这是你显出你的枪法和胆量的时候了。现在帕拉斯·雅典娜正在等着拿我的枪来打倒你，任何东西都救不得你了。你曾经用你的矛子折了我的那些个朋友，使我伤了那么大的心，这一刻儿你要把这些债一总偿清了。”

阿喀琉斯说完话，就拿稳了他的长杆枪投了出去。但那显赫的赫克托耳是留神着的，居然被他躲开了。他眼睛看着那支枪，往下面一蹲，那支枪就飞过他的头顶插进地里去。可是帕拉斯·雅典娜马上去把它抢起，交还给阿喀琉斯。

那大头领赫克托耳并没有看见这个行动，就向那天下无双的珀琉斯之子叫道：“神样的阿喀琉斯也失错了呢！似乎是宙斯给你报错我的死期了！你把事情拿得未免太稳些。可是你的嘴能讲，你的舌头巧，竟想吓唬我，把我的力气吓干净。你可吓不跑我的，也不能够向我的背后投枪。你得先躲开我这一枪。上天保佑这支枪上的铜全部陷进你的肉里去！只要你这个头号的瘟神死掉了，这场战争对于特洛亚人就容易办了。”

说完，他就舞起他的长杆枪来投出去。一点没有错，他是投中阿喀琉斯的盾牌中心的，可是他那支枪给蹦回来了。赫克托耳看见这么好的一枪竟投了个空，不觉心中大怒，可是他只得站在那里发愣，因为他没有第二支枪了。他大声喊叫那个带白盾牌的得伊福玻斯，问他要一支长枪。可是得伊福玻斯并不在他的身边，赫克托耳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嚷道：“阿呀！那么是神们招我来就死的了！我还以为那好心的得伊福玻斯在我的身边，谁知他还在城里，是雅典娜愚弄我的。死已经离开我不远了，他正对我的脸上瞪视着，我是无法躲避他的了。宙斯和他那个当射手的儿子虽然那么好意的对待我，那么的帮助我，可是他们一定早就决心要这样的了。所以现在我要遭遇我的死亡了。让我至少把我这条命卖得贵些，不要去走上一个不光荣的结局，也好传些赫赫的声威到未来世代人的耳朵里。”

当时赫克托耳身边挂着一把锋利的、又长又重的剑。他就把它抽出来，振作起精神，一个回旋扫上去，仿佛一只飞得高高的老鹰从黑云里向地面上来扑一头稚嫩的绵羊或是一只蹲着的兔子一般。那赫克托耳也就像这样的舞着他的利剑向前冲上去。阿喀琉斯也燃起了一股烈火一般的蛮劲跳上去迎他。他拿他那有装饰的盾牌掩护着前面；他的脑袋动一动，那顶装着四片铜牌的闪亮头盔也跟着摇摆起来，并且使得赫淮斯托斯不惜黄金给他装上去的那一部辉煌的盔饰绕着盔顶上跳舞；同时，他右手里平提着那一支枪，一心要杀赫克托耳，正在找他身上最有可能入肉的地方，那尖锐的枪头闪闪的发出光芒，亮得如同天空那颗最最可爱的宝石，那在夜晚时分跟其余的星一同出现的太白星一样。

阿喀琉斯看见赫克托耳的身体全部有他杀死伟大的帕特洛克斯之后从他身上脱去的那套精铜的铠甲掩护着，就只那咽喉上，就是锁骨从肩膀上连到脖颈上去的地方，也就是最容易杀死一个人的所在，留着一个孔隙。阿喀琉斯王子趁赫克托耳向他冲上来的当口儿，就拿他的矛子向那一点戳进去，矛尖正插进赫克托耳

颈上的嫩肉，只是那沉重的铜头并没有把他的气管戮穿，所以他还能够对他的征服者说话。当时赫克托耳倒在尘埃里，伟大的阿喀琉斯就对他夸耀胜利。“赫克托耳，”他说道，“无疑的，当你剥那帕特洛克罗斯身上的铠甲时，你总以为自己是万无一失的了。你始终都没有想到我，因为我跟你离开太远。你是一个傻子。一直在那楼船的旁边，还有一个比帕特洛克罗斯强得多的人储备在那里，这一个人已经把你打倒了。现在狗和食肉鸟就要来毁伤你，扯碎你，我们阿开亚人可要去给帕特洛克罗斯举行葬礼了。”

“我求求你，”那个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用一种虚弱的声音说道，“凭你的膝盖、凭你自己的生命、凭你的父母在求你，不要把我的身体丢给阿开亚人船边的狗去吃，让他们来赎回我去吧。我的父亲和我的母后将会给你很多的青铜和黄金。放弃我的身体让它带回家去吧，好让特洛亚人和他们的妻子用火葬礼来纪念我的一死。”

那捷足的阿喀琉斯对他怒目而视。“你这狗，”他说道，“不要跟我来谈什么膝盖，也不要你的求告里提我父母的名字。我为着你那样的对付我，只恨不得自己有这胃口把你一块块的切了生吃下去呢。可是至少这一点是确定的了：决不会有人来替你赶狗，哪怕特洛亚人拿了比你的身价加十倍二十倍的赎款来，并且答应另外还可以有，哪怕那达耳达诺斯之子普里阿摩斯吩咐他们拿你身体一般重的黄金来赎你——哪怕是这样，你的母后也不能够把你放在灵床上头来哭她亲生的儿子，只有狗和食肉鸟来吃掉你的份儿了。”

那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临断气时还对他说了几句。“我这才看透了你的为人，懂得了你的心肠了！”他说道。“你的心是铁一般硬的——我刚才才是白费口舌呢。不过，你也得三思而行，免得轮到你在斯开亚门前耀武扬威而被帕里斯和阿波罗打倒的时候，那些愤怒的神要记着你怎样的对待我。”

死把赫克托耳的话截断了，他那脱离躯壳的灵魂张开翅膀飞